

舌尖上的草原

□ 陈德胜

阿尔金山巅的终年积雪折射着圣洁的光芒，祁连山下的西北风裹挟着戈壁沙砾掠过海子草原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宛如一颗璀璨明珠，镶嵌在群山环抱之中，散发着令人沉醉的独特魅力。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不仅拥有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”的壮美风光，更孕育出一部浸润着千年游牧智慧的味觉传统。

黎明前的阿克塞草原，静谧得仿佛时间都停滞了。一顶顶毡房在夜色中若隐若现。当第一缕晨光刺破夜幕，晨雾轻柔地掀开毡房的羊毛帘，毡房女主人便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，开启新一天的幸福生活。她们的手轻柔而娴熟，在与奶牛的无声对话中，完成每日清晨的第一份劳作。

羊羹在火炉中燃起，跳跃的火苗

欢快地舔舐着茶壶。放入老茯茶，随着茶壶中泉水的沸腾，渐渐煮出浓黑如墨的茶汤。鲜奶注入壶中的瞬间，乳白与墨色激烈碰撞，仿佛一场色彩的狂欢。撒入粗盐，用木勺轻轻搅动，浪花般的奶沫中渐渐泛起层层金浪。最后，一勺酥油倾注而下，琥珀色的油花如绽放的雪莲花，在乳白茶汤中舒展。

捧着陶瓷茶碗轻啜一口，咸香与奶香在舌尖共舞，暖意顺着喉咙蔓延，瞬时包裹了全身，连呼吸都浸染着草原的芬芳。老人们常说，这碗茶沉淀着草原的晨露、月光与星辰，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，更是情感的寄托，承载着无数回忆与故事。

正午时分，骄阳将草原炙烤得热浪翻滚，而毡房里飘出的肉香却似比烈日更炽烈。铸铁大锅中注入

山泉水，加入当地的粗盐，羊肉入锅时，沸腾的水花温柔地包裹住鲜嫩肉块。文火慢炖三小时，时间悄然释放出肉的本味，让每一丝纤维都饱含浓郁鲜香。

揭开锅盖的瞬间，绝美的肉香扑面而来，仿佛要将整个草原都浸染在这诱人的气息之中。肥瘦相间的肉块在乳白色的汤中微微颤动，肌理渗出的油脂在阳光下泛着诱人光泽，宛如晶莹的宝石。牙齿切入肉层的刹那，滚烫的肉汁迸发，丰腴的油脂与紧实的肉质在口腔奏响交响乐。围坐的汉子们撕扯着羊骨，骨节碰撞声与爽朗笑声在草原上空回荡……

夕阳为毡房镀上金边，整个草原沉浸在金色的光辉中。此时的毡房，宛如充满魔法的工坊——毡房女主

人精心调配面粉、鸡蛋、牛奶与泡打粉，揉成柔软的面团，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。她们在案板上反复折叠，每一次按压与拉伸，都赋予面团独特的纹理与韧性。

发酵至两倍大的面团，在女主人手中变幻出菱形、圆形，或是编成细密的馓子花纹。面团落入滚烫的油中，奇妙的变化悄然发生——迅速膨胀，随即表面泛起诱人的金黄。刚出锅的包尔萨克撒上芝麻，咬下时先是清脆的声响，继而涌出奶香四溢的绵软；馓子纤细酥脆，在齿间化作点点甜蜜；烤馕表面的芝麻粒在炉火中释放出独特香气，掰开时热气裹挟着麦香扑面而来。配上一壶喷香的奶茶，便是草原最惬意的黄昏时光。

在阿克塞，奶制品的世界是草原献给味蕾的瑰丽童话。清晨煮沸静

置的鲜奶，表面凝结的奶皮如凝脂白玉，轻轻揭下还带着温热，入口即化，倘若含住了整个草原的阳光。酸奶疙瘩是时间的杰作，发酵奶块在通风处晾晒成琥珀色，初尝酸冽，越嚼越能品出醇厚乳香。奶皮子浸泡在奶茶中，吸饱汤汁后变得柔软丝滑，每一口都饱含草原的温柔。这些奶制品是人们巧妙地将转瞬即逝的鲜奶，酿成四季长存的美味，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智慧与技艺。

夜幕降临，繁星闪烁，歌舞悠扬，篝火在草原燃起，映红了一张张欢快的笑脸。肉的油香、奶茶的醇厚、奶制品的醇香，在空气中交织，勾勒出阿克塞独有的味觉轮廓。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，美食不仅是果腹之物，更是文化的传承、情感的纽带，以及对生活的礼赞。

秋漫梨香

□ 石 璞

临洮的秋，是从麻酸果到剥皮梨的转变间醒过来的。

夏末的余温还在街角巷尾流连，风里总挟着一种特殊的香味，先是淡的，继而渐浓，终于弥漫于市场之间了——这便是剥皮梨上市的时候。

剥皮梨，在临洮又叫麻酸果。青光的皮上带点细密的麻点，摘一个偷偷咬上一口，麻味先蹿上舌尖，跟着是涩涩的酸，龇牙咧嘴吐了出来。等秋意慢慢浸透田埂，风里带了凉，麻酸果就悄悄变了——褪成了温润的橄榄绿，摸起来也软了些，这时候再见着，就该叫剥皮梨了。

此种梨子，皮薄如纸，向来不需刀削，只需指甲掐住果尖，轻轻一捻，果皮就起了边，顺着往下撕，几乎不费什么劲，一条完整的果皮就落进掌心。露出巧克力色的果肉，润得像浸了水，滑溜溜儿的……咬一口，梨

肉入口即化，竟不需嚼，先是凉的，继而转温，化作一泓蜜水，顺着喉舌自然流下。最妙的却是那梨核四周的肉，深埋其中，凝了最多的甜汁。这梨的滋味是甜中藏酸，酸里透香，香后又回甘，细细品去，竟将整个秋天的气韵都凝在其中了。

我每至初秋都要去临洮岳麓山下的早市寻这剥皮梨。挑大小匀称的、表皮光滑的，称上几斤，小心翼翼装入袋中，像是得了些宝贝。

回到家中，将袋子解开，不必吃，单是那香气，就已染透了整个屋子。据说这梨树也怪，偏在临洮这方水土上才结此佳果，移植他处，纵然成活，结的果子也失去了那皮薄与蜜汁，变得与寻常梨无异了。想来，一方水土养一方果，强求不得。

秋风又起，凉雨不停，剥皮梨的香气再度弥漫，我知道，这是临洮的秋天在呼吸。

光泽。它们不但枝丫遒劲，而且坚韧不拔——风沙不能摧折，干旱不能使其枯萎，扎根黄沙，生生不息。数十年来，或许更久，这片红柳就成了沙山上唯一的“树”，以磅礴的气势，在沙海中撑起一片生机。

再往前行，红柳愈发郁郁葱葱。它们大多高达两三尺，丛丛簇簇，密不透风，我们穿行其间，显得如此渺小。偶尔还需拨开交错的枝条，才能勉强开辟出一条前行之路。艰难跋涉一段时间后，终于登上了沙山之巅。

举目远眺，满目青绿。整片红柳林犹如一张巨幅绿毯，恣意铺展于沙坡之间，随风起伏，绿浪涌动。枝干在叶隙间若隐若现，光影斑驳，恍惚间仿佛置身热带雨林，又似漫步海滨红树林……令人不禁浮想联翩。转向对面山坡的路上，我们在绿荫之下，发现不少已被干旱夺去生命的红柳。有些枯枝依然挺立，有些仅存根茬裸露于沙地，最粗的竟达十多厘米，可以想象它们生前该是何等雄健壮观。而在几片背阴的沙坡上，新生的红柳却葱葱茏茏、生机勃勃，如同高山之巅的落叶松，将流沙牢牢锁在脚下——它们正是这片沙海中年轻的生态卫士。

再次立于高坡远望，红柳林依旧如碧波荡漾，依沙山之势高低起伏。每至三伏天，烈日炙烤沙地，热浪蒸腾，沙山红柳毫无惧色，愈发生机勃发；花开花落，热烈而坚韧——这何尝不是生命的奇迹？

沙漠中的红柳，不似江南垂柳之婀娜，亦无北国白杨之高耸，它们只是在艰苦之境中，默默坚守着脚下的沙地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它的生命才格外动人——那是一种历经风霜的色彩，更是一首不屈不挠的生命赞歌。

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红柳林时，我忍不住回首望去。秋阳之下，红柳依旧翠绿。正是这份绿色，为阳关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。



百花

第 3347 期

墨韵石林

〔中国画〕

景小庆 作

一脉清泉绕村流

□ 李新立

做饭。据她说，康家沟村三山环绕，山山皆有水。

其实，来康家沟的路上，满眼是水，处处有水。我特意到蒲河边看看它到底有多宽、多深。一条硬化路走着走就成了砂石路，再走着走着就到了铺满石头的河床。河水宽阔，大约百来有余，水纹交错，高高低低，水流不急，能清晰地看到河底泛着波纹的石头。我下到水里，一波一波的水浪冲刷着腿肚，像有鱼撞击，力道柔中带刚。到了康家沟，才知道蒲河把这个村庄环围了起来，也才懂得康家沟村是何其幸运、何等幸福。

不得不叹服于我们祖先的智慧——傍水依山建起了城池与家园。来到康家沟村，令人惊叹于这里的古迹遗存不少，譬如一座老校门和一座老戏台，从旁边立着的牌子可以看出，它们有些年头了，已悄然成为康家沟村的文化符号。村子里建成

了龙泉广场，并于广场中央塑造了一把龙泉壶。壶身呈半倾倒之状，引入的山泉水汩汩流出，哗哗有声，打在地上的水滴犹如珠玉。

康家沟村，凭借一沟又一沟好水，经过数年耕耘，就有了水浇田里蓬勃向上的玉米连绵成片，有了天然的上等饲料，村里的养牛业迅速壮大，而牛产业又养肥了千亩土地。也正因如此，龙泉广场周边的苗木花卉种植、特色果蔬采摘、餐饮食宿垂钓等旅游产业仿佛一夕间蓬勃兴起。

有一处地方不得不提。从龙泉广场向南，可见一处湖泊，桥廊相衔，曲线相接。这里有个“喊水”口，我对着那个喇叭状的筒子喊了一声，霎时间，一股水柱应声从水面冲出，与水柱一起喷涌而出的，仿佛还有来自大地深处的回响，似高昂，又似舒缓——这自然的旋律，无疑是一曲大地的歌谣。

治 沙 人

□ 金丰鸣

治沙人在沙漠里
把自己站成一树梭梭
一棵
两棵
三棵
…………

后来
站立的人越来越多

再后来
在巴丹吉林沙漠西缘
在金塔的鼎新镇
越来越多的人
把这里站成了风景
绿油油的
一眼望不到边

大地平添了许多盎然春色
苍天看见了
古老的弱水看见了

如今，被驯服的沙砾上
在梭梭树的近旁
长出了一丛一丛的
一种叫作肉苁蓉的植物
那春笋般的苗壮
多像大地伸出的手掌点赞
它让治沙的人
着实眼前一亮
那本就坚定自信的步伐
越发从容了

挖 秋

□ 陈贇平

秋老虎
追着日子跑
日子汗流浹背
妻子跟着汗流浹背

一片湿漉漉的洋芋地里
她把镢头举起来
再使劲挖下去
畎垄埋在地里
熟透的目标
然后刨出来
让目标滚到脚前
带着有湿气的土屑

一个晌午
妻都在弯腰低头
做这一件事情
一镢头下去
再带动左脚下刨
白皮的 滚圆的
带土的洋芋
就从温软的秋里钻出来
成了她眼里最亮的一颗星

秋 思（外一首）

□ 李 玥

满地黄花
凝望的天空云淡风轻
穿越岁月的雁阵
一直在我心底穿行
远处纷沓而至的落叶
已漫过深深铭刻的足印
此刻 农人珍藏起殷实的记忆
谷穗似的神情
依然芬芳 凝重

渐凉的风中
我如一只灰色的麻雀
在田野交错的苍痕上
来去走动

过黄土高坡

正午。我看见
一个头戴草帽
满脸沧桑的老人
挥动鞭子
赶着一片白云
徜徉在黄土高坡

一曲信天游，从
他沙哑的喉咙
干裂的唇间吼出
朵朵白云
纷纷竖起耳朵

沙山红柳

□ 麻守仕

塞下秋来，黄沙茫茫。阳关鸟归，鸣声啾啾。沙漠的初秋，不同于别处，唯有一片广漠的寂静，与那片片红柳林倔强的绿意。

一场难得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了大半日，将原本松软的黄沙浸润得格外坚实。秋日残留的燥热被洗刷殆尽，我突然想起那片久未踏足的沙山红柳林。于是，穿过戈壁，直奔沙山而去。

走进碱泉子绿洲时，眼前已是一片灌木丛生、路径难辨的景象。整片绿洲郁郁葱葱，芦苇、芨芨草、骆驼刺、黑枸杞、小果白刺、甘草、红柳等沙地植物，在秋雨的滋润下依然生机蓬勃。再往前行，只见沙梁之上的黑枸杞与红柳，生得格外挺拔。它们粗壮的枝干苍劲盘错，俨然超出了寻常灌木的范畴，倒像是沙海中伫立的卫士。

待来到沙山脚下，只见浩浩荡荡的绿色沿着沙坡倾泻而下。

步入红柳林，初见一丛丛、一簇簇的红柳，扎根于流沙之间，枝条如铁，叶片如针，在秋阳下泛出墨绿的